翠袖乾坤

謝賢一通電話破謠言

查小欣

Lucas仔四歲生日派對出現羅生門，栢芝化妝師好友Rick Chin事先張揚會請謝賢和拉姑出席，結果無人向謝賢拉姑發出邀請，令兩人連日被記者追訪，備受滋擾，Rick Chin指是由霆鋒負責通知謝賢、拉姑，霆鋒卻沒做到。

在此事中，亦有羅生門事件發生在我身上。當我在主持的電台節目獨家披露霆鋒栢芝婚姻亮紅燈後，各方都來追問進一步的消息，我表示再無可奉告，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大家失望之餘，亦失去耐性，於是大家去追訪謝賢，但事情來得太突然，四哥的本能反應是發脾氣，於是大家就傳四哥不滿我，一傳再傳便變成四哥打電話罵我，事實是當時四哥完全沒有打過電話給我，可是記者不斷要我做回應。

幸好我明白傳媒的習性，沒因不勝其煩而發脾氣，每次都很有耐性的告訴他們四哥從沒打過電話給我或如他們所說四哥罵我。

還是有記者問：「如果四哥打電話來罵你，你如何對付？」

我說：「我不用對付，我只會問他我哪一句說錯，請他告訴我。」傳媒拿我沒辦法，但已做成滋擾，因為坊間不少人都問我，四哥是不是嬲我。

直至四哥在八月一日主動致電我，要求上我節目表白沒接到Lucas生日會的邀請，四哥嬲我的傳言不攻自破。

若我非EQ高，誤信傳言，激烈反應，便太失禮了。

天言知玄

貪心人

楊天命

世界上甚麼人最貪心？學佛修行的人！

不是嗎？世人貪的，不外乎是漂亮的太太，寵我的丈夫，還有各種名名利利，目標雖然偶爾會因定得太高、太理想而變得不切實際，但始終是人力所及的範圍。

學佛修行的人貪甚麼呢？初段大多是求脫離各種如失戀、失去至親及牢獄等等的痛苦，到學得一知半解時，便會「升級」貪求與眾不同，務求要各種來自經典的出世見解令身邊人嘆為觀止，自為是大眾的心理醫生。到道行再深一點了，修行人便會轉為追求各種修行的境界，甚或如天眼、天耳及他心等能人所不能的神通。到最終最後，修行人最大貪的是甚麼呢？就是脫離所有痛苦，甚至超脫生命的定律，達至離開生死輪迴，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所以嘛，學佛修道的人才是最貪心的人，他們所求的，遠比甚麼名利及美色難求，但亦因為這份最大的貪心，令修行人一重一重地突破放下，最後終於變成一個最不貪心的人：菩薩。這兩字是甚麼意思？用中文去解釋，就是「覺悟有情」。

你以為成道的人跳出塵世，而且又不追求男女及親人之愛，他們是最無情的嗎？其實事實剛好相反，皆因菩薩才是世上最多情的人，祂不但愛富貴之人，也愛街邊的乞丐，甚至是與祂素昧平生的你和我。而且，祂對所有人的愛也是平等的，只要有需要，祂會為任何人捨身，所以他才是最有情人的，但也是最不貪心的人——祂不貪心得連自己的身心也可以隨時放下犧牲。

你想成為這個最多情的人嗎？那就由貪心去開始學起吧！不過記緊，是要經歷超脫世人的非一般貪心啊！

琴台客聚

飄來舊上海的歌聲

彥火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陳鋼來到香港，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奏廳舉行「玫瑰與蝴蝶音樂會」（《明報月刊四十五周年系列活動之一》），並親當「說書人」，以父子倆的音樂故事為經緯，串成一則則動人的花絮。

《梁祝協奏曲》作曲家之一的陳鋼，在香港演出這一場音樂會，主要演唱他爸爸陳歌辛的三、四十年代寫的電影主題曲，聽眾恍惚穿過時光隧道，返到舊上海的十里洋場，重現上海灘的浮華與繁囂、憧憬與失落，重溫那個時代的笑聲和淚影，令滿場聽眾為之陶醉與低徊不已。

陳歌辛是中國流行曲的奠基者。不管是《玫瑰，玫瑰我愛你》，還是《薔薇處處開》、《花樣年華》等等，曾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都是耳熟能詳，琅琅上口的。

這些大眾所喜見樂聞的流行曲，在文革時卻被指為「黃色歌曲」，受到批判，直至今天，也有人說是「糜糜之音」。

其實，陳歌辛的電影歌曲，也不乏時代性和愛國情懷，譬如他的代表作《花樣年華》，香港電影導演王家衛把它作為他影片的片名與主題曲，在在說明它的現代意義。

與《花樣年代》同名的電影在二〇〇〇年拍攝，套陳鋼的話是「藉這個跨世紀的新千年，表現了世紀之交的情感輪迴。」

陳鋼曾作了如下的申述：「懷歸，在這裡是一種對曾經輝煌的海派文化的刻骨眷戀與對難捨難忘的典雅情懷的追迷與回味。父親在《長相思》中的《花樣年華》則表達了別樣的含義，歌曲以『花樣的年華，月樣的精神』開頭，句首顯得清麗纏綿，宛如皓月在花前冉冉升起。接着，音樂陡然急轉，『驀地裡，這孤島籠罩着慘霧愁雲』，吐露着孤島時期上海人的哀歎與呻吟。突然，爆發出全曲的最強音——『啊，可愛的祖國，幾時我能夠投入你的懷抱，能見那霧消雲散，重見你放出光明。』」

可見陳歌辛不盡是浪漫抒情，對苦難的祖國也有吶呼和憂患的情結。後者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國難面前的共同心境，有些人直抒胸臆表達了對時局憤慨，為國事奔走疾呼；有些人則以委婉情緒宣洩，抒發愛國情懷，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陳歌辛寫了不少與花相關的歌曲，如《玫瑰，玫瑰我愛你》、《花開時節》、《花樣年華》、《花外流鶯》、《花一般的夢》、《花之進行曲》、《薔薇處處開》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以花命題的，可見陳歌辛特別鍾情於花。

花，是象徵美好的，不管是以戰火中的遍地黃花，還是庭園中殷紅嬌滴滴卻帶刺的玫瑰花，都是生活美好願望的象徵和寄託。

正如陳鋼所說：「這是（陳歌辛）歌的主旨，也是花之所指。父親那一代文人，對家國的情愫，就是心中永開不敗的花朵。」

難得的是這一晚音樂會，年逾八十歲的潘迪華上台以英語、國語、上海話演唱《玫瑰，玫瑰我愛你》，掀起音樂會的高潮。

當年唱這首歌及許多陳歌辛編寫的電影主題曲主唱者姚莉，當晚以九十歲高齡出席，場面令人感動，獲得全場的熱烈掌聲！

流行曲經過時間長河的陶冶和沉澱，仍然沒有褪色，在人們中間仍流行不衰，甚至變成經典名曲，有「歌仙」之稱的陳歌辛是異數，也是值得後人嘉許和景仰的。

■音樂會表演嘉賓在台上謝幕時，掌聲不絕。 作者提供圖片

百家廊

海外來人

陳曉鳳

近年，越來越多早年移居海外的華人回到北京創業。從朝陽產業的知識產權公司到知名品牌的咖啡連鎖店，都有創業海歸的身影。在他們眼裡，當代的北京充滿了誘人的機會。

海歸精英創業成功

優秀的海外華人回國很受北京人歡迎。他們低調回國，踏實創業。在他們眼裡故鄉再有缺點，也是自己的祖國，是他們的根。他們視自己為中國人，願意在故土尋找機會開拓事業。在他們看來，雖然發達國家的生態、法制環境與社會福利都比中國強，但移民在外卻有着遠離故土的寂寞，很難融入他國的主流社會。與其在他國當二等公民，不如在海外獲得良好教育後回國創業。

有個早年移民加拿大的朋友，當年窮得在加拿大吃不上飯，後來在國外淘到了第一桶金，現在回到北京開了幾個咖啡連鎖店，困頓過後，生意已經相當興旺，總穿舊衣服的他說自己志在賺錢而不是花錢。閒了時，就跟曾一起插隊的同學、朋友小聚，無拘無束地侃大山。曾被單位體制逼出國的他，現在長住北京過得很是輕鬆愜意。在北京金融街、中關村一帶，更有很多海外歸來華人辦的高科技公司。他們在北京買了房子，建立了事業以及朋友圈子，成為北京的優秀納稅人，早已自稱是北京人，海外的身份倒不那麼重要了。很多海歸把自己的孩子也帶回國，大學畢業後就在北京工作。

聚會時有朋友說，發達國家並非一定是移民的天堂。有些早年通過上學等路徑移民海外的人，也並不是人人混得好，有的在海外根本沒有事業、生活困頓，晚年一心想回北京來續交保險吃中國的養老金。即使在國外生活很好的華人，很多人也不覺得當代中國就與發達國家有天壤之別。我家一個早年從台灣移民美國的遠房親戚，雖然女兒在美國當教授，外孫及孫輩成為不會說中文的「香蕉人」，可他晚年卻從美國回到上海買了房子安度晚年。他說，在上海生活比在美國舒適多了，看病一點兒都沒有語言障礙，物價也比美國便宜多了。他喜歡上海的城市環境和風土人情，尤其喜愛上海的飲食習俗。他的兒子也來到上海創業，還特意讓孫輩來北京學習中國功夫和中文。

不過，有些海外華人回國探親時的表現，卻每每讓親朋好友有些不快，覺得他們有點兒矯情。讓人不那麼舒服的「洋華人」有那麼幾個特點：

最愛誇耀異國大房子

有個親戚早年移民美國，退休的他跟老伴享受着美國社保，感覺非常滿足。每次回國或者打電話，話題都是離不開他在美國的大房子，對在北京住小房子的我們充滿了憐憫。

他當年靠親戚全家移民美國，一舉解決了孩子的上學和就業問題。現在女兒在美國成家立業，家庭成員中還有了個洋女婿。他帶着與華人結婚的小女兒一家同住，在美國買了400多平米的大房子，還有個上千平米的院子。他說在自家院子蓋房、種樹、種花、搞蔬菜大棚，忙得其樂融融，把他在美國的院子誇耀得天堂一般。可惜每次回國，都得擠在公公家的小房子裡，他說，我公公家那個有幾百戶人家的單位宿舍大院，在美國只夠住三戶人！

有位剛移民澳大利亞的鄰居，也是見面就誇她在澳洲幾百平米的大房子，她說：我家房子周圍都是綠地樹林，比北京的公園還好得多，哪裡像你們北京，窗戶裡看到的都是灰色，你們去澳洲一定要去我那兒住！說得在座的北京人都傷了自尊，立馬反駁說：我們都覺得北京挺好的！

為了不寂寞，這位鄰居動員她在北京的親戚把房賣掉也移民澳洲，去享受澳洲的大房子，路徑是去澳大利亞婚介公司找個老伴。我說，在北京這樣的世界性都市，一個有一套甚至兩三套房子、每月拿着幾千元工資或者退休金的市民，難道還沒有充分的經濟獨立與生活自由，還那麼缺乏人格尊嚴，還要為享受外國福利去澳洲依附一個孤寡外國老頭兒？人家說，澳洲人比北京人素質高，很多北京人都是靠嫁澳洲男人移民過去的！

我想，如果連北京人也這麼自輕自賤，就難怪外國人瞧不起中國人了。若像這位移民說的，北京的生活只能算是活着，澳洲人那兒才有真正的生活，那麼中國外地的公民呢，中國農民呢，豈不過的都是非人的日子？

誇耀國外生活環境

有朋友邀請移民澳洲的同學去她在北京買的農家院玩，那位朋友卻說，我在國外天天生活在藍天白雲之下，家家房子外就是綠地樹林，北京的農家院能好過國外嗎呀？你們北京人天天呼吸着污染的空氣，喝着污染的水，吃污染的食物，乘着擠死人的地鐵，真是毫無尊嚴可言！她輕蔑地說，你們在北京有什麼樂趣，充其量就是去公園抻抻胳膊腿吧？

聽了這番話大家便不吱聲了。原來在北京奮鬥幾十年得到的一切，不如移民去國外吃低保。本來總抱怨中國環境的人卻反駁說：「你們一移民海外怎麼就那麼嬌氣了？我們天天呼吸北京的空氣，吃北京的飯，喝北京的水，身體也皮實着呢！」

公公問那位移民美國的親戚今年啥時還回國看看，親戚便做出憂愁狀說：想回來，可是又怕中國的食品太不安全，吃那麼多化學污染物把人吃壞了怎麼辦呀？我聽了這番話便說，有這麼嬌氣嗎？他哪次回國少吃了？實際上，他年年都要回北京享受親友的輪番宴請。這親戚出國前是個優秀的中學老師，由於會經營社會關係，每次回國都有不少混出一官半職的學生請客吃飯，一天到晚在外「打秋風」，風光得很。

海歸勢利者令人討厭

從海外歸來的「洋華人」，一般都會受到親朋好友的熱情招待，享受豐盛的宴請，但有的海歸回報親朋好友卻往往吝嗇：帶的寒酸禮物連北京窮人都拿不出手；有人乾脆空手赴宴，似乎沒拿主人當回事兒。總是邊被憐憫邊為「洋華人」服務，就有北京人說，既然你們那麼優越，應該你請咱呀！於是有人誠心提議AA制，說這也是文明國家的規矩嘛！本來大氣的北京人，學會了跟不懂禮貌的「洋華人」較勁兒。AA自然好，「洋華人」卻覺得臉上少了面子，他或是她喜歡回國扮演重要角色，不但要宴請不斷，還要車接車送。時間長了就有親朋好友不再買帳，對「洋華人」說，你自己去乘地鐵、公交、打出租車吧，北京的公共交通是世界最便宜的，也方便極了！

有的海外來人雖看不慣中國的一切，但特愛在北京到處鑽營，熱衷挖掘北京豐富的社會關係，嗅到一點兒可用關係的蛛絲馬迹便立即窮追不捨。「洋華人」需要的關係有幾個特徵：重要部門的政府官員，商業上潛在的合作夥伴等等。如果你比較厚道，就可能成為他們結交權貴的紐帶，犧牲時間陪着人去赴宴，成為無足輕重的幫閒。

自然，太拿自己當回事、又太不拿國內親友當回事的洋華人，終究是少數。多數海歸，帶回現代文明的同時，也以學識及涵養受到北京人的尊重。北京人不歡迎的，只是那些一移民發達國家就自命不凡的人。

■越來越多移居海外的華人回國創業。 網上圖片

杜亦有道

拉麵點滴

阿杜

日本海嘯核災之後，和牛、魚生都似「短路」了一個時期，如今事隔三月，一切「核恐」漸漸丟淡，但魚生、牛肉等正宗日式料理暫難復昔日盛況，港人遊日又漸復甦，吃日式食物也漸回佳境了，而近月各廣告宣傳所提倡的多是拉麵鐵板燒等熟食，生東西還是暫且迴避。

大力提倡拉麵之中，拉麵店越開越多，中國最傳統之平民之食拉麵，如今在港也出現了多家「阿茂整餅」式的百元一碗（甚至近百五元）拉麵了，香港有名「貴嘢」的奚奚記雲吞麵近卅元一碗，港人老友一向「熬熬聲」嘆吃不消，但如今有些打正日本招牌的一碗「正宗拉麵」賣至百多元，據說是用正高級「和牛」烹製，這等超級「和牛」平時光顧吃一片也要幾百元，如今用五六片甚至十片八片來給你放一碗湯麵，當然要這個價錢。

阿杜認為，如此是旨在吃「和牛」而不是正宗「拉麵」啦，在此一年半載阿杜和女兒杜如風吃遍港九，也沒有吃過一碗真正夠風味的正宗拉麵，向來聽說「正宗拉麵出自蘭州，蘭州拉麵出自老馬」，拉麵這門絕藝在原產地也只有馬家做得最好——「軟綿韌而有咬勁，爽滑卻不黏喉」，麵湯是正宗牛骨牛髓熬成香濃而不糊口。而這蘭州「馬家」之馬姓人，並非漢人而是先唐後漢入中原謀生之波斯月氏人，全為伊斯蘭教人後裔，全族說自己「姓馬」其實是「穆罕默德」之「穆」音，因此近年香港有幾家「清真牛肉麵店」專出牛肉拉麵和牛肉餡餅十分地道，算是打正祖家「姓馬」的清真招牌了（清真即是伊斯蘭教）。

香港拉麵應有自己國家之所傳，卻家家不明美食來路，你打「北海道拉麵」我打「博多拉麵」等等日本招牌，須知學得正宗也是旁門分支，日本人拉麵全都學自中國，我們為甚麼把祖宗靈牌改置東洋廟宇呢？

隨想國

進與退

興國

進與退，大有學問。甚麼時候該進，何時該退？都應有長遠計劃，如果沒有計劃，進退之間就可能失據。有關進退的四字詞語不少，只要在進退後面加上不同的兩個字，就有不同的意義。可以加上的字有亡據、中度、中繩、可度、失所、失措、失圖、有度、有常、有節、存亡、迍邅、兩端、兩難、狐疑、首鼠等等。

如果留意台灣選舉，就可以知道，最近的國民黨和親民黨之間，正面對進退的問題。本來，國民黨已經作好競選準備，一切都是往前進，但是忽然間殺出了一個親民黨的宋楚瑜，用盡傳媒的宣傳手法，也要進入選舉版圖，令國民黨不得不考慮作出某些退卻來作出合作的讓步，因為國民黨深知，如果不讓步，國親同區選舉，就會漁翁得利，令民進黨獲得最大利益。

面對親民黨步步進逼的力度愈來愈大，國民黨有多少後退空間？這是台灣泛藍選民最為關切的問題。本來，宋楚瑜在多年前競選失敗時，曾說過此後將退出政壇，但忽然說為了蒼生，不得不又進入了紛爭處處的政局裡。

宋楚瑜一直不主動參加總統選舉，但有支持者發起連署，早就過了參選聯署的門檻，如何作抉擇？親民黨指出宋正在思考下一步。明眼人早就看出，這種以退為進的手段，無非是用逼宮的手段，想在選舉中分到一點好處而已。

但面對參選，就算不選總統，只派出親民黨員參加立委選舉，後果也是民進黨得利，這樣的結果，會令宋變成千古罪人。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指責，就想到把責任丟給聯署的支持者吧。這就是親民黨的計算權謀，在無正當性下，硬要製造出某些所謂正當性來。

這樣的進取，最後是進退有度還是進退失據？一般的看法，多數都認為是徒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後者而已。

路地觀察

死後世界的想像

湯禎兆

人對死後世界從來都有不少聯想，那也是激發創作的泉源所在。其中佛教對死後世界的中陰身解說，似乎更適合創作人的脾胃。中陰身是北傳佛教之說。所謂中陰身，即是這一生和下一生之間的過渡狀態——死去了，仍留在不屬於自己的人間。從佛學來說，死後的七日至四十九日，不少人都會待在中陰身的階段，其後有些輪迴，有些留下。

中陰身未必是恐怖鬼怪，多是未了心事之人，在「未圓事」這一方面，西方都有不少描述。西方近年就有《鬼眼》（The Sixth Sense）及《屍中罪》（The Lovely Bones），前者描述稚氣的雙眼看見鬼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經離世，而且還維持在死去時的樣子。主角要告訴他們已死的事實，讓他們離開我們的空間，繼續往下一個世界走。後者則以死者的視點出發，講述被姦殺的女童，因為塵緣未了，留在人世。

有趣是此兩齣電影都因為劇情需要，而對死後形態的描述均有所不同。前者的人無論病或傷也以血肉模糊或乾枯屍化示人，嚇人一跳；後者則維持美麗天真的女孩模樣。本來對佛家而言，中陰身的形態是受其後的往生目的地影響，即是若你去地獄，就會是乾枯無色倒立狀；若你下世是畜生，則會四腳爬行——除非你下世輪迴做人，才會如人一般，正常走動。

最近看淺田次郎的小說《椿山課長還魂記》，講述有趣的中陰身經驗——小說中於中陰身階段而又想回陽間處理未了心事的魂靈，被准許完全以自己相反的形態，繼續留在人間三日，於是中年胖男變了性感美女，黑幫大哥成了溫文學者……因為要避免親人認得，他們都被安排賦予最相反的形態。然後他們既要習慣，又要適應，才能繼續去做自己要完成的事，因而鬧出不少笑話。而這個過程又有根有據，令人深思。

人死，此生即沒，卻怕事情未完。中陰身比鬼怪之說更能反映人的想像及責任，最難不是離開，而是放下。放下對死亡的恐懼，繼續向前（《鬼眼》）；放下仇恨（《屍中罪》）；放下牽掛的事務（《椿山課長還魂記》），以上都是人生最後及最重要的一課。好像在說死後世界的事，其實一切與眼前當下息息相關，那正是創作的樂趣所在。